

当代俄罗斯著名侦探小说系列

直播室 谋杀案

Heaven
尼古拉·列昂诺夫 著

李文厚 译



当代中国犯罪学发展研究报告

直播室谋杀案



尼古拉·列昂诺夫 著

李文厚 译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直播室谋杀案/(俄罗斯)列昂诺夫著;李文厚译.
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1.9
(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)
ISBN7-5014-2552-3

I. 直… II. ①列…②李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237 号

直播室谋杀案

著 者:尼古拉·列昂诺夫
译 者:李文厚
责任编辑:冯京瑶
装帧设计:唐少文
责任印制:连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100078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厂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字 数:329 千字
印 张:14.375
版 次: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 7-5014-2552-3/I·1053
印 数:0001-4000 册
定 价:2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目 录

直播室谋杀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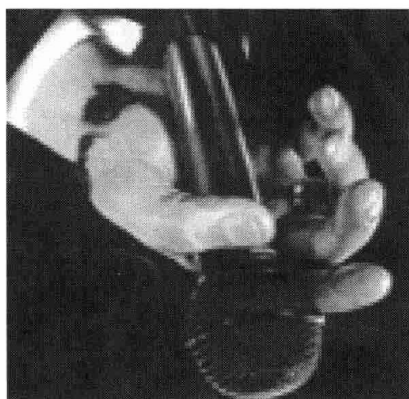
楔 子	(3)
第一章	(7)
第二章	(31)
第三章	(48)
第四章	(86)
第五章	(110)
第六章	(146)
第七章	(178)
第八章	(210)
第九章	(245)
第十章	(276)
尾 声	(302)



欲望无限

楔 子	(305)
第一章	(311)
第二章	(337)
第三章	(363)
第四章	(373)
第五章	(394)
第六章	(402)
第七章	(418)
第八章	(431)
尾 声	(452)

直播室谋杀案





楔子

就在那间使电视明星们脸上增添光彩的化妆室里，死者坐在椅子上，头低垂在胸前，太阳穴上留下一个子弹射入的小窟窿。

谋杀发生在直播开始前五分钟。当时，第一频道的播音员来到这里打算试试音、补补妆，整理一下本已无可挑剔的发型。

死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电视播音员，特别受到女观众的青睐……死者的坐椅旁放着一个小柜子，市检察院的主任侦查员以一种别别扭扭的姿势坐在小柜子旁边，写着现场勘察记录。

主任侦查员微微发胖，在窄小的柜子旁写字极不方便。民警局重大案件侦破首席代表古洛夫站在门口。他真想对自己的朋友、主任侦查员说：“你现在是这里的核心人物，你就不能坐得舒服点、端庄点吗？”但古洛夫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

此刻，古洛夫上校充当着守门人的重要角色，也就是说不放任何人出入化妆室。关于谋杀的消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电视中心传播着。而且总有一些人找出种种理由声称自己必须进入这小小的化妆室，仿佛进不进化妆室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生死攸关。

就拿这位身材苗条的年轻清洁女工来说吧，她穿着一件早已褪色的、可能曾经是蓝色的长衫工作服在这里唠叨，说是把一块抹布忘在化妆室里，积攒几块抹布不是件容易事，若是被谁顺手偷



走,可了不得。

古洛夫苦口婆心地向她解释说,只要有他在这里守门,屋里的任何物件都不会被偷走。

“你看,抹布就在角落里放着,”清洁工几乎哭出来,“我去拿一下,立刻就出来。”

“不行,那抹布里裹着一把手枪。”古洛夫一面挡着她,一面说了句谎。

“请——让————让,”一位长官模样的男人用低沉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,“我是主任办公会议的成员。”

古洛夫从这位虽还年轻却已秃顶的长官头上望过去,这里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人。

“请把您的脚移开,免得弄坏您那名贵的皮鞋。”古洛夫把年轻长官的脚挤出去,急忙关上门,随后用脊背扛住门。

古洛夫与主任侦查员戈伊达协同办案已有多次。使他感到惊奇的是,戈伊达作现场记录的速度。别看戈伊达的外貌温顺敦厚,可他在办案时却是那么刚毅,不受任何外界干扰,处理问题杀伐决断,井井有条,对于法律规定的每项条文一丝不苟。其实,可以把抹布给那位清洁工,也可以放那位年轻固执的官员进化妆室两分钟,但是,戈伊达在此,一切免谈。此时只让鉴定死亡的医生进来,甚至将要进行下一步工作的侦讯小组的人也只能在门外等候。

戈伊达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,努力地记录,寻找一些本不存在的、与本案无关的指纹——这是他工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。

按说,这“守门”的任务无须派一个上校担当,有个中士足够了,但古洛夫深知:缜密细心的戈伊达任何时候对办案都不会掉以轻心。古洛夫作为莫斯科的优秀侦探有能力出色完成自己的使命,他不会因与戈伊达交谈而干扰他的思路,也不会对现场记录的



方式提出任何建议。主任侦查员自有主张。过一些时候,办案人员会反复阅读他所作的现场记录,有的时候,案卷中的绝无仅有的一张纸片会提供某种蛛丝马迹,使办案人员采取新的,甚至是决定性的措施。

“列夫·伊万诺维奇,请刑事律师进来,”戈伊达一边说一边整理记录稿纸,不时地揉着自己的腰,坐得久了,腰都发麻了,“让见证人过来一下,在这里签字。”

古洛夫与主任侦查员走出化妆室来到走廊里,戈伊达对集聚的人群说:

“大家不要站在这里,如今在化妆室里已经没有任何令你们感兴趣的事了。刑事律师一结束工作,我就用封条把门封死。”

“能不能和辽尼亚告别?”有人问道。

“过一会儿尸体就要运走。至于其他问题,大家去问电视台和死者亲属。比如说葬礼、追悼会、设不设棺木等等。”

一群男人朝化妆室走来,看来是一些领导人。古洛夫认出自己的顶头上司——刑侦总局局长奥尔洛夫中将,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舒宾上将、几位反间谍局的官员和几位电视明星。古洛夫把戈伊达拉到一旁。

“我在各种情况下勘察谋杀现场,有多少次,数也数不过来,”戈伊达摇了摇头,“但在电视台大楼里还是第一次。”

“人们通常认为,失去一个电视主持人比失去一个教师、医生或者铣床工人损失要大得多。你说这是为什么?”

“你别刺激我好不好,我的侦探,”戈伊达嘟哝着,昂起头瞪了古洛夫一眼,“我知道你会嘲弄我,可是还得如实告诉你,我有一个带着全家去保加利亚旅游的机会,免费的,星期一出发。”

“我不会嘲弄你,”古洛夫忧郁地回答,“谁让你是全检察院独



一无二的干将呢!”

“算了吧,已经责成我办这个案子啦。”

“哈,这就是电视主持人与电视观众之间的区别。”



第一章

检察院主任侦查员戈伊达和两位侦探——古洛夫上校和克里亚契科上校——坐在奥尔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。两位侦探当中，古洛夫是头儿，这不仅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，而且因为古洛夫天生就是当首领的料。他才思敏捷、多谋善断，具有很高的威望。古洛夫个子很高，具有运动员的体形，通常穿着笔挺，衬衣雪白，领带严整。从外貌看，他与自己的朋友、下级斯丹尼斯拉夫·克里亚契科截然不同。这位下级比他低半头，是个车轴汉，平时喜欢穿牛仔褲、套头衫和短外套。两位侦探很少穿警察制服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我总以为我们被召见到一个庄严的大会议室，”戈伊达一边搓着手，一边议论，“内务部长、总检察长，还有很多将军坐在主席台上。”

“现在已经有人宣布我是不称职的人，要取消我参加重大会议的资格。”奥尔洛夫神情冷漠地回答，其实他心里清楚，从宣布一个人不称职，到让他退休，只有一步之遥。

“是呀，应当把警察遣散，早该让民兵来管事，”斯丹尼斯拉夫·克里亚契科话语刻薄，甚至在朋友危难时他也嘴不饶人。或许在他自己的追悼会上，也要说句挖苦人的话。

奥尔洛夫、古洛夫和克里亚契科一道工作已有二十余载。关



于免除奥尔洛夫的刑侦总局局长职务的传言，证明了领导层的无能。近些年来发生了不可胜数的预谋杀入案，而破案率几乎等于零。

“根据法规，破案应由检察院主任侦查员领导。该您说话啦，”奥尔洛夫朝戈伊达点了点头，“请您向我们下达任务，发出指令，我们将努力完成。”

戈伊达与奥尔洛夫及他的朋友共事虽不自今日开始，但他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。

“您这是想逃避自己。”戈伊达嘟哝着，由于天生腼腆，脸顿时红了。

“你是个混球，伊戈尔，所以我不生你的气，”奥尔洛夫摇着头，从嗓子眼哼出一句，“好哇，拿我当挡箭牌！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倒要听你怎么说。”

“将军先生，请让我说两句，”克里亚契科插话道，“办案的工作人员已经着手做事。我已布置他们记录凭一次性出入证进入电视台大楼的名单，进来了又出去的列入另一名单，”他向主任侦查员递了个眼神，补充说，“这是按照主任侦查员的命令办的。”

奥尔洛夫明白，克里亚契科在骗他，但装作没识破的样子，表示赞同：

“我们希望有这个局面，检察官不光是作现场记录，而且在办案方面作出部署。好，言归正传。如今领导层已经明白告诉我们：要么破案，要么卷铺盖滚蛋。说实在的，像以往一样，这种逼人的作法只能表示这些人的低能。有些人坐在高位上悠哉得意，要让他们离开这位置，简直比砍头还可怕，舍不得呀！至于我个人，一切都无所谓啦，赶我走——我谢谢他们；让我自动撤离——办不到。算啦，不说这些了。电视台的主持人一次又一次被杀害，就像



在战场上倒下来一样,你们感到责任重大吗?此类案件一个也没破。谋杀就发生在电视台大楼——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他们告诉我,如果需要人手,就动用市局或区局的警力。照他们看来,好像我能够不动用人手就破案似的。这样吧,我同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局长谈一下,我想,他不会给我派一些昏昏欲睡的苍蝇来助战,他会支援些有用的人。”

“我想挑几个合作顺手的小伙子。”古洛夫说。

“你挑吧,我们需要一大批人。电视中心简直是一座城市,以后就会清楚……”奥尔洛夫意味深长地吹了声口哨。

“不是城市,是个蚂蚁窝,不过,我在这个蚂蚁窝里需要一个房间,”戈伊达说道,“要不然,你们那些参加破案的人当中有半数要与我打交道,总不能让他们动不动就往检察院跑呀!”

“有道理,不过,给您安排一个房间也不一定起多大作用。”奥尔洛夫说,“列夫·伊万诺维奇,现在说说您的看法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要谋杀,为什么不在路上,而一定要在电视台大楼里?”

“要我说,我得占用很多时间。”

“看来,您不想说啦。”

“我见识浅薄,哪敢在众多权威人士面前发议论。”

“别兜圈子啦,有啥说啥!”奥尔洛夫相当粗鲁地说。通常,在有外人的场合他从未用过这种语调对古洛夫说话。

但古洛夫对此仅报以微微一笑,准确些说,只是龇了龇牙,然后眨着蓝色的眼睛说:

“情况错综复杂。杀手用的是带消音器的‘瓦尔特’手枪。职业杀手在室内通常使用这种武器。射击距离大约为9.5米,正射中太阳穴,命中十环,非常职业。至于其他情况,就没什么特别的啦,非内行人也能办到。潜入路线不是预先规定的,因为周围那么



多办公室,随时会有人出入。很清楚,这次谋杀完全不是预先策划好的。有谁会选定这种到处是人的地方进行谋杀呢?况且,武器是职业杀手常用的。就是劫匪也不会随身携带这种武器。”

古洛夫停顿了一下,接着说:

“被害者是一位播音员,而不是电视评论员。评论员有可能说出某种有危害的言论,而被杀的却是一位照着稿子播音、传达别人言论的人。作案人有可能被当场抓获。不管这个杀手了解内幕多么少,他总该了解一些情况。我们一时难以抓到幕后指使者,但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寻找方向。某个人在铤而走险。什么原因促使他冒这么大的险——不得而知。”

“任何人都会提出问题,”奥尔洛夫打断他的话,两手一摊,“提出些设问,我也会做。您能不能讲点什么具体的?”

“应当研究一下列昂尼德·戈鲁伯未来得及播出的那篇稿子的内容。我相信,这次谋杀是急匆匆进行……”

“胡说!”奥尔洛夫又打断他的话。将军今天是怎么啦,好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他希望古洛夫说些带结论性的话,希望他概括得体、论证清晰。可他让人家发言,却一再打断人家,而且态度如此粗暴。

此时,斯丹尼斯拉夫·克里亚契科忽然插嘴了。他懒洋洋地站起身,说道:

“将军先生,请允许我出去一下。”

“如果实在憋不住,那我也没办法,若能忍一下,就坐着吧。”奥尔洛夫阴沉着脸说。

“我约了个人见面。”斯丹尼斯拉夫两眼乱转,顾盼左右——显然,他在扯谎。

“坐下,撒谎要受惩罚的。”奥尔洛夫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

“那我到走廊里走一走，需要我时，让薇洛契卡喊我，还不成吗？”斯丹尼斯拉夫不知怎地用特别柔和的语调说道，“将军先生，我发觉，您这样责骂我的顶头上司，理由不够充足，我怪不好受的。您要是这样骂我，我早发火了。我若是发了脾气，脑子里考虑的事情就忘光了。”

“坐下，就会耍贫嘴，”奥尔洛夫已经态度平和了，“当你称我为‘将军先生’时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们总得顾及一下主任侦查员的存在吧。你们利用多年的交情，把办案会议搞成了聊天会……发生了这样的谋杀——你们憋着一肚子气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：就凭副部长与我谈话时的冷漠劲儿，就能看出，上边想让我们当替罪羊，用以平息社会舆论。几十起预谋凶杀案都没破，没有谁为此受到惩处。这种状况看来要结束了。如今报刊杂志上、电视节目里都在说，谁渎职就罢谁的官……”他望了望主任侦查员，“伊戈尔·费奥多洛维奇，包括你在内，再说，按照我国多年延续的法律，破案组的工作该由主任侦查员负责领导。而主任侦查员将如何领导此次缉拿凶手的破案工作呢，只有上帝才知道。”

“给了多长的破案期限？”戈伊达问。

“期限是按照法律规定给的。实际上，在我国此类侦讯案件本没有期限。你们会觉得奇怪，我为什么如此气愤。你们大概没注意，案发最初几天，大案的侦破不受任何监督。谁都不管，知道吗？可一旦要追究责任了，要砍头了，却没有一个高层领导的头出现在断头台上。就连联邦安全委员会也不过问，没组建任何专案组，连‘自由’电台都在评论：‘怪事！’也没有谁到高层领导人的接待室去求见。总的说来……”奥尔洛夫一挥手，嘟嘟哝哝结束道，“我同意，大家先回去，我们的警察机关总得做点什么吧，啊？”

“我也没有别的意见，反正我们得较量下去。彼得·尼古拉耶



维奇,你好好休息一下,我们现在就回自己的办公室。”古洛夫站起来,与同行们一起朝门口走去。

经过局长接待室时,古洛夫向一言不发的女秘书眨了眨眼,说道:

“薇洛契卡,请你打印三份破案计划的文件抬头,标题为‘捉拿此次谋杀凶犯的行动措施’……其余的事你知道该如何处理。我们现在就去拟定计划,过一会儿斯丹尼斯拉夫给你送过来。今天情况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,所有文件上必须注明:资料来源截止到今日。”

“列夫·伊万诺维奇,”薇洛契卡脸颊上还有泪痕,她顾不得去擦,“我听人说,你们所有的人都被解职了。”

“谁都一样,忙中有错嘛。”古洛夫再次对她眨了眨眼,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。

“检查官先生,请您精神点儿,说说您的看法。”古洛夫打开小气窗,点燃一支烟,示意斯丹尼斯拉夫作记录。

“这次犯罪活动的两大特点是:作案匆忙、准备不足……”戈伊达说。

“一个行动匆忙而又准备不足的人,怀揣着带消音器的手枪,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射击。”斯丹尼斯拉夫嘲弄地说。

“谋杀策划者本可以堵住列昂尼德的嘴,不让他播出他准备播出的内容,”戈伊达回答道,“如果我们搞清播音员那天准备播出的内容,我们就会知道,是谁策划了这起谋杀。而且此人不是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高级领导,否则他会找个借口剥夺播音员播出节目的权力。”

“伊戈尔,你相当聪明,但未免过于天真,”古洛夫打断了戈伊达的分析,“那位雇用职业杀手的人可能根本不在广播电视系统工